

# 一簾幽夢在人間

孫樹模

## 亡女夜訪青梅竹馬

魂影隨雲去，孤踪逐水流。  
兩逢長髮客，深夜幾多愁。

古往今來談狐說鬼者不知凡幾，如今在此通都大邑鑽研「通靈學」尤大有人在。遊遍五湖四海週逢諸多變故的三毛小姐也曾藉「通靈」的管道「遊地府」。茲將過去親聞以及一己感受至今思之仍無法釋疑者書之於後，以供讀者諸君醉餘飯飽之時，舒散一下在工業社會中糾結的無端情緒。

余讀安徽省立八中時，適值八年抗戰時期，漫天烽火，物力維艱。八中設立時，幸賴校長慈克莊四處奔走，始借得城內北門孔廟作為校舍。門前「萬仞宮牆」高越數丈，宮牆內、大門前囊括之平臺權充升旗及集會之所，廟內左右廡隔成大小教室十餘間，後面數進大廳分別充作飯廳及男、女學生宿舍；其時中學生皆受軍訓，全體學生均須住於校內接受嚴格之軍事管理。

由於八中在廬江縣城內係屬最高學府，讀書風氣頗佳，校方規定晚自修後全校學生集中點名

一律回到寢室，十時熄燈後，由教官查牀並嚴禁講話。今天在臺之八中同學不下千餘人，雖皆年逾半百，但總還依稀記得主任教官莫忠智少校那句劃破夜空幾近謾罵的「廣式」口頭禪：「丟那馬，還在講哇（話）！」這句話深植吾人腦際是其來有自的，因為當時八中各科也實施隨堂考試，功課甚嚴，稍不留意，就有被「當」的危險；開夜車的頗不乏人，然礙於校方規定，不得不於晚點名後爬上牀虛作就寢狀，其實是和衣而眠；待教官按「牀」索「人」後，再躡手躡腳地悄悄溜出寢室；有時難免和睡在左右牀或上下鋪的同學說幾句悄悄話，如果不小心被莫「老廣」聽到，準會冒出那句廣西國罵。有些書癡子，溜進教室，就廢寢忘食，甚至枕「書」待旦，為防止教官深夜突檢，經常倚在教室一角，用書將蠟燭外側三面圍住，只露正面餘光對準書本，再將窗簾上的遮陽窗簾放下，就無燈光外洩之虞；此時一燈熒然，萬籟俱寂，正合讀書氣氛。民國三十五年初夏的一個夜晚，高三下同學有綽號叫袁大頭者正獨自據案夜讀，窗上竹簾突隨風搖曳，接着門「呀」的一聲彷彿被人推開了，袁君以為是教

官深夜臨檢，方正睛微視，出乎意料地迎面而來的竟是其鄉居鄰里王竹君。竹君當時正值苴蔻年華，一身白衣黑裙更顯得風姿綽約，她巧笑倩兮步履輕盈，就像一陣風似地飄然而至，袁君雖感突兀，但却心旌神搖，一時頭腦昏沉，也不知身置何處；待竹君在其對面落坐後，兩情款款，有說不完的離情別緒，直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其時有教官黃某，綽號「草包」，當夜輪值，黎明前巡視兩廡，行至高三下教室窗外，見室內似有微弱燈光，遂從窗隙縫中窺視，竟見袁君與一妙齡少女促膝深談，不禁火冒三丈，狂吼一聲，闖進教室，說也奇怪，祇見袁君一人呆若木鷄在教室一角茫然而立，那有少女芳踪？經其遍尋無着，乃怒詰袁生，袁君恢復意識後始道其詳。「草包」不知如何善其後，將袁生帶至寢室交與莫主任教官教奪。此時天已微明，大寢室內萬頭鑽動，謠詠紛紜，祇聽莫「老廣」夾在人叢中怒吼：「丟那馬，真是鬼哇（話）！」

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余從上海搭中興輪來臺，其時袁君已考取國立暨南大學，登輪前，袁君送我於黃浦碼頭，無意中又談起前年舊事。據袁君

稱，竹君係其青梅竹馬伙伴，「夜訪」前夕落水而亡，不知為何夜探靈宮，招來莫「老廣」的一陣亂罵，言下猶不勝唏噓。

### 拆了仙壇老爺受制

北伐統一後，全國勵精圖治，各省為拔擢青年才俊，紛紛舉辦縣長考試。先父於民國十八年畢業於北京朝陽大學，次年應安徽省第一屆縣長考試，獲得錄取，以名列前茅，翌年即被派任蕪湖縣長。蕪湖濱長江下游，為全國四大米市之一，與首都南京咫尺為鄰，係安徽省首邑。其縣衙占地頗廣，屋宇軒昂，前數進為官署，後進為縣長官邸。家母婚後不久，即伴隨先父到任，待諸事安排停當後，始發現廳內設有神龕並供奉狐仙牌位。先父攻法律，且為當時破除迷信風氣所染，堅主除去，然為家母力阻，祇得燃香獻果一仍如舊。某日午後，家母睡起，見一狐伏於案上吮食雞蛋，見余母至，亦不驚，待從容吮盡蛋汁，始揚長而去，自此益增余母信奉狐仙之誠。是年舊曆新年前夕，先祖父自河南方城縣縣長任內返鄉度假，道經蕪湖，至縣衙巡視；晚飯後竟發現宅內供奉狐仙牌位，認為從洋學堂讀書出來的兒子竟如此這般迷信，頗不值其所為，並力主除去，家母懾於公公威嚴自不敢言，遂在先祖父發號施令下，命衆衙役將神龕拆除，並在龕前揚言，如真有狐仙作祟，儘可找其理論，與別人無涉。

當晚，先祖父宿於縣衙之客房內，夜半，鼾聲雷作，猶如豬吼，歷久不斷，衆人皆驚，先由

先父搥門，不應，乃由衆衙役破門而入，始發現老太爺的頸項被壓在鐵牀的牀檔之下，由於呼吸不暢，致嘶聲酷似豬吼，衆人趕緊拉起鐵架，冀將老太爺的頸項拉出，孰料第四、五人之力仍無法拉動分毫。家母疑為狐仙報復，經徵得先父同意，立即恢復狐仙牌位，並焚香默禱，然後步入客房，竟輕易拉起鐵架，解先祖父於倒懸。經此一夜折騰，次日先祖父臨行時對先父說：「兒子，不能不信邪，活了一大把年紀，今天才知道狐仙厲害。」

### 遇女幽靈暈倒廁所

余三舅，世家子，住於邑之東門，娶妻霍氏，家住南門。某日，霍氏一早歸寧，傍晚仍未歸，其時小城又無電話聯絡，祇得親往南門霍府接其返家，及見其岳母，始悉母女情深，霍母堅留其女住宿一宵。三舅無奈，獨作歸計，恰門外正細雨紛飛，乃向岳家借一毛驢，抄城牆邊小徑跨驢張傘而行。

漸近其宅，見城牆脚下掛有長條白布，甚異，循布仰視，布長竟達城牆之巔，其上坐一長髮婦人悠閒作裹腳狀，驚怖間，勸驢凝視良久，婦人漸不耐，先伸舌於嘴畔，復怒目作鬼臉，接着「哇」底一聲俯衝其傘而過，三舅駭急，連拍驢背疾走。抵宅，冷汗淋漓，有如廁意，急步至前院廁所，甫進甬道，朦朧中彷彿有人先登於坑上，遂緩步趨前審視，那人竟長髮覆面，兩手前傾作攻擊狀，三舅急欲轉身後退，其人竟又「哇」底一聲飛越其頭頂而過，三舅驚惶無措，旋即暈

倒於廁所之中。此係在家鄉夏夜納涼時聽三舅親口所述，後曾求證三舅母霍氏，亦云其歸寧次日，得報三舅暈倒廁所，乃急歸，為其延醫診治，三月始痊云云。

### 繁星點點思母成讖

民國三十六年夏余自省立八中結業，與同學章韜等結伴赴南京投考大學；次年鄉梓淪陷，音書阻絕，承父執推介，隻身來臺，一晃眼，離家已近四十年；其間雖懷望雲天偶與鄉土之思，然總以瑣務蝟集未遑深思熟想。民國六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深夜，家人皆已熟睡，獨余兀坐客廳之中，前塵往事一時兜上心頭，百感交集；推窗遙望，遠山寂寂，繁星點點，思母情懷油然而至。余自少小離家，不論遭遇如何挫折，從未輕彈珠淚，此刻，竟悲不自勝，眼淚奪眶而出，久久不能自己；心想老母此時大概也倚闥而望，亦必老淚縱橫矣。

數月後，有朋自遠方來，據其輾轉相告余母果於是年四月二十一日深夜病逝故里，其為巧合，抑為所謂心靈感應？至今百思不得其解。特為之記，以作本文談鬼說狐靈異傳奇之結束。

孫樹樸先生：請告知通訊處 編者

本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，未經徵得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依法追究。